

周

易

說

略

序

濟陽稷若張氏性至孝文篤寔洞悉天人理數常恥  
帖括勦襲之弊當崇貞癸未間痛父變即棄舉子業  
而以羽翼經傳為專任生平著作甚富如儀禮句讀  
則勾勒明確而節次了然春秋傳義則矯誣別謬而  
四傳會歸至於萬庵雜作性命等編又直登理奧而  
數百年未傳之祕賴以傳焉及讀易復病時講之陋  
本本義而為說略因象析義銷融偏滯非不言傳而  
言事之理非不言理而言理之象述其不占占指事

略矣而理無不包不斤斤辨理略矣而象无不該此  
其寧為略而不為詳者正乃所以為詳而恐涉于略  
也又何至如時說之言事則掛一漏萬言理則泛舉  
失旨者之真為略尤讀之者誠依以為機策可不失  
亦義周文孔子之本意而依以為文章即天下事物  
繁疇之狀亦多能核其真占法制藝術幾兩得之矣  
吳門顧林亭先生閱其書而遺之以詩有云緇惟白  
室覩風標為嘆斯人久寂寥又曰長期六籍傳無絕  
能使羣言意自消則其操行之卓越著述之淵源不

概可知乎惟惜什襲已久未嘗公世戊戌冬偶創碑  
刊堅緻勝木因亟為次第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  
既喜其書之不終於藏而人與俱傳且并樂此刻之  
堪以厯遠久也遂為一言以識之

康熙己亥四月泰山後學徐志定書於七十二峰之  
真合齋

周易說略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乎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統於六十四折為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無不在其中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人天下之物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其數不可勝窮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

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密義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貼卦辭銷釋凝滯寧為略不為詳者亦曰求不失其為影似者而已世之為舉業者遺天下之人而耑言一

二人遺天下之物而耑言一二物甚之舉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二物其言此一二人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之物則疏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指一物且不可況舉而屬之一二人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耑為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人每病俗說之陋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為敷衍名曰說略以便童蒙儻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說以求四聖人之說庶幾見聖人設

卦繫辭待用于無窮者果非質言之所能詳而依其  
影似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言之旨亦依稀可  
睹矣乎

康熙六年九月朔濟陽張爾岐序

周易說略卷之一

濟陽張爾岐

稷若氏

著

男 姤

孝寬

栗伯文淹

門人

營蕤瑞

輯五全校

崔文炳

人庸

吳孔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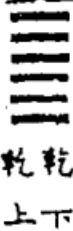
令儀

周易上經

古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裁

當時无諸曰字亦无諸傳字漢費直初以彖象之翼附各卦之後如今本乾卦之體鄭玄王弼又分附彖之翼于卦辭後象之翼于逐爻辭後增入乾坤文言始以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即程子據以作傳者本義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蓋指此也晁說之始考訂古經為八卷東菴呂氏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于彖象文言等篇各加傳字朱子所云乃復孔氏之舊者故據之以為本義至永樂間修大全乃從程傳而分本

義以附其後民間單行本義亦潤其式非朱子之舊矣故朱子原本本義所謂上經下經單指義文周公之經而言也今本本義所謂上經下經則兼彖象爻言三傳而言也



乾下

乾元亨利貞

昔伏羲畫一奇以象陽之寔畫一偶以象陰之虛至三畫皆陽則名為乾乾者健也又自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此卦上下皆乾則陽之純健之至者故

仍名曰乾。文王係繫于卦下謂之彖辭。以為人之柔者不足有為。剛健則有能為之資。九酬酢日用經理事物。皆運用有餘而物莫之阻。乾則健之至者。自然當得大通。九陽剛者必正。陰柔者必邪。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故筮得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又利在正固。必擇夫理之至當不易者而固守之。乃所以善用其健也。

初九 潛龍勿用

九畫卦者。皆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九陽數九。

為老、七為少。揲著者陽爻得九數，即老而當變。故以陽為九，周公以文王雖係卦辭，恐尚不足以盡天地事物之變，故於每爻下係之辭，是謂爻辭。此爻陽而在下，未可有為，故其象為潛龍，龍本有變化之能。當其潛時，正當以不見為神，故占得之者當隱約待時，不可輕有作為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而當出潛離隱之時，聖人而居大臣之位，治安之澤必乘時而施澤，及於物

此物之所利見也、故其象為見龍在田、而其占為利見此等之大人、龍見於田而霖雨必隨之、故以取象。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過剛之資也、居下之上、又履具瞻之位、而當憂患之衝。其位又危本當儆戒者也、其性體剛健又有能儆戒之象、故周公本其象以戒占者曰、君子當此之位、惟終日自強不息、乾而又乾、不敢少有惰弛、至於日夕猶惕若恐懼而不懈。

則其所行必皆以道、而無苟且恣肆之失矣。雖居危腐之地、亦得无咎矣。重剛不中、時說以重剛為乾之純、不中以時位言、恐非本旨。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以德而言、九陽志於進也、四陰又不果於進、以位而言、居上可進也、居上之下、又疑於未可進、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龍之或將躍而向乎天、又不遽躍也、而尚在於淵、人若能隨時詳審如此、庶無躁進之失、而可以無咎矣。

九五 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而居尊位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君子於此觀光。小人於此歸極。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也。故其象為飛龍在天。而其占為利見大人也。

上九 兮龍有悔

陽極於上、進之極也。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如是以應天下之務、必至有悔。故其象為亢龍、而以有悔戒占者。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六爻皆老陽而用九則陽變而為陰、是剛而能柔、善用其剛而不過者、吉之道也、故其象為羣龍无首、言陽性本剛今却變而柔如龍之不見其首也、人能如是吉可知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彖之翼、古本別為上下兩篇、鄭王既取而附于經、始加曰字、晁呂復古本、始加傳字、故本義云、彖即文王所係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今

經雖從鄭王本尚不沒此二語亦前輩慎重之意也

夫子釋文王卦下之彖曰伏羲以乾卦象天、文王係之以元亨利貞、自今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天道之運惟是一氣而一氣之始動即為元、萬物皆取此一元之氣以為生、生之始氣机既動之後即漸長而為亨、成遂而為利、結寔而為貞、不過此一元之氣流行貫通而無間則乾之元乃統備乎天德而無遺者也、乾尤何其大乎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亨何如乎、方物之資始也、僅有其氣而无其形、及至雲行而雨施、品物得其滋潤、莫不暢然各流其形、而生生不已、出之不窮矣、是所謂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夫元亨之理、不特天道為然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其非元无以始、非貞无以終、非終无以為始、非始元以成終者、无不洞悉、知易之六位、始于初

而終于上者亦惟以時而成其進退消息各有攸  
當、至其見于行事則時乘六龍以御乎天道、或潛  
或見或躍或飛應用不窮變化无迹如此此即聖  
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天道之利貞何如乾之為道變焉而漸進不已化  
焉而為氣各殊氣机之推遷自率其常也而萬物  
得之各為一性各為一命物物得宜而不相害又  
各自保合此太和之氣舉向之各正者飽滿具足

翕聚不散焉此乃天道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若聖人在天子之位、高出庶物、其推行之妙亦如乾道變化、而萬國之人、各得其所、亦如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非聖人之利貞乎、乾之四德在天者如此、在聖人者如此、可見乾德无物而不具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衆者、卦之上下兩衆、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辭、此則夫子所作之傳也、夫子說乾之為卦、所以

象天、此卦内外皆乾、是象天之運行、无時或息、非至健不能也。君子以之而自強不息、純乎天德之剛、无入欲之累、則在我之健、一如天行之健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爻辭所謂潛龍勿用、以其陽爻而在下位、故取象於潛龍、見非有為之時、示占以勿用、告以養晦之道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所謂見龍在田、言大人出潛離隱、其德化所施、已

普偏卒物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所謂終日乾乾者、反復踐履乎當盡之道而不敢少肆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之或躍在淵、是可以進而不遽進、其進必以時矣、故其進為無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言大人之乘時而起也、

周易 卷之二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言物之盈滿必當有變不能久于其位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用九以陽而變陰而巽曰吉者以陽剛之德不可為萬物先故剛而能柔則吉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篇朱子舊本為傳之第七文者釋也言者舊文

也始云解釋先聖舊文也。蓋孔子申明乾坤二卦  
彖象之意，以例其餘也。文言曰：乾之四德，有見之  
天道之生成者，有見之聖人之治化者，又有見之  
君子之躬行者。今自人之具于性者言之，天地以  
生物為心，人即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此心得之  
最先是之謂元。人有此天地生物之心，而後禮以  
節之，義以宜之，知以守之，以次而集則元者，豈非  
衆善之長乎？由此一念之善，而通之、使之條暢，是  
之謂亨。善念暢發而後則倫常日用之間，莫不有

恩以相維、有文以相接、三千三百、燦然大備、豈非  
嘉美之所聚乎、由是善之通達而宜之、使之各得  
是之謂利、利者、即人性裁制之義之能協乎事机、  
適乎人情而和者也、至于善之既成、而返而自安、  
于正理所在、知之甚明、守之甚固、是之謂貞人、有  
此定見、而後事物到前、方能有所執持、而不至傾  
仆、則貞者、是即應事之主幹也、乾之四德、不即人  
性而備具乎、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羣、

貞固足以幹運人各具是四德而不必能全是四德惟君子无一念不仁、无一事不仁、與仁渾合无間而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覆冒之下而足以長人矣君子事无不善善无不全嘉美乎事物之會允綱常倫紀以至動靜語默无不盡美於吾性本然之禮无不合矣天下之物各有定分君子以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則義之裁制截然而不可犯者皆適得人情之安而无所乖矣天下之事本有正理君子知之甚明而守之甚固則經權常變

但出吾心之所灼見豫定者以應之而事皆依之以立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人同具此四德惟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心而體仁嘉會利物貞固以行此四德者非至健何以能之故曰乾元亨利貞惟乾能元惟乾能亨惟乾能利能貞正以惟君子之至健為行此四德也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爻辭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所謂潛龍。蓋言其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者也。夫君子生於濁世。而不為世所易。以變其守。雖懷才抱德。而不事奉暴。以求成乎名。不易乎世。而遯世易至于悶也。君子獨恬然忘之。而无悶。不成乎名。而不見是于人。更易至于悶也。君子亦恬然忘之。而无悶。苟其道與時遇。而可樂也。則出而行之。當其道與時。

忤而可憂也、則去而違之、用舍无與于已、行藏安于所遇、其所操持、確乎其不可拔者、則真所謂潛龍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爻辭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此爻所言、蓋以神明不測之德、而不潛未躍、位正乎中者也、所謂龍德正中者如何、庸言若无事于信

也而亦信焉、庸行若无事于謹也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若无事于閑邪矣、而猶且閑邪以存其誠、恐其譖于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于世矣、然不敢自以為善于世、而或伐也、其所以閑邪存誠者、常欲然不自足也、此純亦不已之誠也、德至此、自普施、廣被而物无不化焉、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人君之德、已備乎此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鶴鶴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所謂君子終日乾乾者、謂其進吾性分之德、使之高明、修吾職分之業、使之成立也。其進德修業者如何？忠焉而自盡、信焉而以寔、主乎中者、无一念之不誠、自能漸漸充滿、日新不已、是即所謂

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行願其言，使言不妄，默則事皆可成。終身循之，常而不厭，是即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不能進德者，以其不曾有進德之寔心耳。君子知德之如何為至，而其心必欲至之，便可與剖析義理之幾微，而德日進矣。人之所以不能修業者，以其不曾有修業之寔功耳。君子知業之如何為終，而用力以終之，則事物當然之義，皆與我相安，可以存之而无失，而業可居矣。德業既盛，是故在上位而不至于驕，在下位而不至于憂，无

往而不得其宜也。君子既乾乾因時而惕，則可以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爻辭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四之不果于上，而又不安于下，其无常如此，似乎求進而爲邪矣。然其寔非爲邪也。四之不果于進，而又不安于退，其无恒如此，似乎不安于潛見惕之羣離。

之而獨進矣。其寔非離羣也。君子平日進德修業，欲及時行乎天下，恐失可為之机耳。進以其時，又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爻辭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天地間，九物之同聲者，必此唱彼和而相應，物之同

類者必此往彼來而相求水性潤下故流乎濕而  
濕者先瀆火性炎上故就乎燥而燥者先燃龍興  
則雲生而雲從乎龍虯嘯則風起而風從乎虯九  
物皆然聖人作于上則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聾  
天下之觀聽而萬物皆快觀之矣所以然者以物  
之本乎天而生者則自親乎上物之本乎地而生  
者則自親乎下則各從其陰陽之類也聖人之于  
民類也其位乎天位安得不利見之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爻辭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九五所謂貴者、以其有位也。彼則亢矣、故雖貴而无位、亦至高者也。九五所謂高者、以其有民也。彼則亢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下、諸爻布列其下、是賢人在下位也。九樂有賢人在下位者、以其為我輔也。今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肯輔之者、无位則无以安其身、无民則无以承于下、无輔則无以自立于上、身孤而業廢、是以動而有悔。

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釋象傳若曰所謂潛龍勿用者言其以龍德而居下位也。見龍在田者言雖離于潛尚未得大用于世故止為見龍在田也。終日乾乾者進德修業行所當行之事也。或躍在淵者未遽有為妨試其可進與否也。飛龍在天言以聖人之

德居上位以出治也。亢龍有悔，以盈滿之極而致災也。乾元之用九，言君道剛而能柔，則天下自安而治也。

按文言三四節與象傳同例，俱上句述經文，下句解其義，則乾元用九句亦當祇云乾卦之用九，自陽變陰，是剛而能柔，君道如此，天下可治矣。于義似順，諸說多以乾元即為君道，用九即為剛而能柔，即蒙引亦主此說，然于愚心終不安，故記之以質知者，詳本義及小註元字不持。

解似只宜輕帶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夭則、

此第四節又申釋象傳、若曰、潛龍勿用、言陽氣潛藏于下、正君子養晦之時也、見龍在田、言大人出潛離隱、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終日乾乾、言時當進修、即能隨乎時而進修不息也、或躍在淵、言乾道至此、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詳審而

未敢遽進也。飛龍在天，聖人至此，乃位乎天德之位，而道始大行也。亢龍有悔，居卦之上，時既極矣，又以亢處之，是與時偕極，故動而有悔也。乾元之用九，言聖德之剛而能柔，天道之法則，于此可見，不持可見聖德君道而已也。

時說乾元用九，以統天之德，而剛而能柔，天則之妙，不外此而見，取其便于作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第五節以天道明乾義而以聖人配天道所以申釋彖傳也。若曰：夫乾元者固以始乎物也，然不持始之而已。既始之而即大為泰舒以亨之者也。至于利貞者，舉前之泰舒者，復收斂歸藏生意各足，寔理渾全，是即乾之性情也。始而亨，固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而性情見，亦乾始之所成就也。是乾始不持始而亨，又能以嘉美之利，遍利乎天下，使各得其性、各成其形，而究竟歛于无迹不自表，盡其所利，乾元豈不誠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由四德觀之、大哉乾乎、豈一言所可盡乎、氣机之為通、為復、无所屈撓、蓋剛也、其通復之一往一來、未有止息、蓋健也、其相為交接也、皆循序適均而不偏、一何中也、其自為分段也、則各成一氣而不倚、一何正也、其剛健又極其至、而不雜乎陰柔、又何純也、其中正又極其至、而不雜乎邪惡、又何粹也、且其所為純粹者、又至微至妙、无聲無形、象之可言、又何精也、乾之為乾如此、豈當人所能測者。

平

六爻䷿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惟聖人以乾之六爻䷿揮之，乃所以旁通乎乾之情，使四德之音昭然而无餘蘊也。聖人既洞悉天道，故其因時而乘輿見飛躍之六龍以行此夫道也。德澤之被乎人，如雲之行，如雨之施，隨處洋溢，而天下已无不遂生復性而平矣。聖人之德，不與天為一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第六節。又復申釋象傳。若曰。初之潛龍勿用。何也。君子以已成之德。為經邦立事之行。斯計日而有可見之成績也。今夫潛之為言也。身方隱而未見。故其行因而未成。有德而无時。則業无由立。是君子但當養晦以待時而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之爲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也。君子以天下之理、散于事物之間、或在方策之上、非一端也。則廣搜博覽以聚之、然所聚之理、有精粗本末焉。有是非得失焉、不易明也。則訪師質友以辨之、至于是精粗本末既了然于心、則復窮拓其心胸、以容受之、使衆理之蓄于吾心、淵涵海納、而不知其涯際也。至于事物之來、其所以措置之者、又皆大公而无私、至當而不易、此自修之全功也。有天德、斯有王道。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雖非君

位而人君之德已備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之為爻，重剛而不中，其德易有咎也。又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其時位又易得咎也。惟其陽剛之資，能自警戒，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之為爻，剛而不中，資本能疑者也。其位又上

不在天未登元后之尊也下不在田身居百僚之上也中不在人无事進修之力也正進退未定之會故上不遽上進不遽進而戒之戒之者正詳審其可否而疑之也其不肯輕躁如此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九五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大人者大以道耳覆載之德莫大于天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照

臨之明、莫大于日月、大人與日月合其明序而不  
惑者、莫大于四時、大人與四時合其序、吉凶不爽  
者、莫大于鬼神、大人則與鬼神合其吉凶、有天所  
未曾顯示、而大人創為之先乎、天也、雖先乎天而  
寔合乎天、亦自推行將去、而天不違、有天所已顯  
示、而大人依而為之、遂奉天之時而不失、天且弗  
違、而况于人乎、安得不遠有望而近不厭也、况于  
鬼神乎、安得不山川效靈、卜筮其依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爻之為亢龍有悔何也、亢之為言也、知身之宜進矣、而不知其亦宜退、而一于進、知位之見存矣、而不知其亦易亡、而恃其存、知物之既得矣、而不知其亦易失、而自矜其得、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知進之必有退、存之亦易亡、能處之以道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乃能之乎、夫子于乾卦彖象之辭、重復申明、所以明易理之无窮、不可覩。

章乃德之一節。發見于外者，是即所謂小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体乾得正，前遠于陰，是有剛正不屈之操者。雖與四為正應，其勢可相扳援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陽性本上進者也。此爻之上進，則循乎上進之正道者，占者如是，無辱身之咎，而得正已之吉矣。

蒙引云：不為陰所制，就是无咎；就是吉。蓋自其不辱身言，則為无咎；自其進身合理，又曰吉。不

必如正己正人之說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當小畜之時、能不為陰畜、而復自道其進身之義、為得其正而告也。

九二、孚復、吉。

九二亦欲上進、而漸近于陰、若為所畜矣、然以其剛中之德、與初九之剛正者合、故能與之連環上進、同德而升、陰不能制、何吉如之。

象曰、孚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夫子以地道釋卦辭曰、至極而无以加者、坤之元乎、方資始之時、僅有其氣、及坤元敷育、則氣肇而為形、坤元者萬物之所資以生其形者也、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豈坤之自生乎、物哉、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坤之元、一乾之元也、此坤元之所以為至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廣大、品物咸亨、

所謂亨者如何、坤之厚、无一物之不載、其載物之厚德、真能上合乾之无疆、何以見其厚德載物、方

其化机之將出未出，則停蓄于內，而无所不有德。之所蘊者何厚也？及化机之既發，則日新于外，而无處不被德之顯設者何厚也？厚德如此，是以品物當其光大之會，无不暢茂條達而咸亨焉。

序載物就德說，不就形說，要切乎意，言萬物皆在其長養之內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何以曰利牝馬之貞也？蓋以牝馬屬陰，而又行地是地之類也。其性之順可知矣，然其行地，能不息。

而无驟是順而且健也。坤之德承天之施而巽育  
不違。何柔順也。而所以為柔順者。又能克底有成。  
而未嘗止息。柔順而利貞也。是以不徒曰利貞。而  
曰利牝馬之貞也。坤之德如此。誠君子所當體而  
行之者乎。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

君子攸行者何如。坤之占可考也。所謂先迷者。以  
其居先。則失坤之道也。後得者。坤在後。則為順。而

得其常也西南得朋者，西南陰方以陰從陰，是柔順與柔順者同類相助以行也。東北喪朋者，以強暴者不可共與事，若能反之西南，以就柔順之人，則終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夫坤之為道，先非貞而後為貞，東北非貞而西南為貞，君子心安于貞，而无所勉強，自得常得明而吉矣。君子於行如此，是坤道此健順，君子亦此健順，與地之无疆者不相應而不二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夫子釋坤卦之象曰、坤為地、上下皆坤、是地之為勢、高下相因、而无窮、乃至順極厚、而无不載者、君子體坤之象、知萬民之托乎君、猶萬物之統乎地、其德之積於中、與含弘者同體、其德之發于外、與光大者同用、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潤、使天下之物、皆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斯其為應地、无疑也乎、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爻之名、著數六為老陰、八為少陰、故謂陰爻

為六、此爻一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為方履乎霜、知冰堅之將至、如小人之初進、若不足為患、其後必至滋蔓披猖、流毒无窮、君子當蚤見而預圖之也。

象曰、殺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夫子釋爻下之辭曰、初六而曰履、霜堅冰、以其為陰之始凝也、若不蚤為之備、而因循漸積、其勢則必至於堅冰之盛矣、君子可不制之于其微哉。

夫子解經全吃力在馴致二字、從來小人用事。

直是漸漸挨來人不及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柔順中正之主乎  
內、則為直廓然大公、而无邪曲之私、柔順中正之  
見乎外、則為方物來順應、而合至當之則、其直也、  
无一念之不直、其方也、无一事之不方、又何其大  
也、六二之德如是、却又自然而然、非有所矯而後  
直也、非有所制而後方也、其直與方、非有所擴而  
後大也、不恃學習而自利于内外之間矣、占者有

如是之德則其占當如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當其靜時、不可得而見也。  
及其一動則存乎內者、見其无私而直、發乎外者、  
見其當理而方也。九德之待乎勉強者、未為盛也。  
六二之之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思不勉、從容  
中道矣、地道至此不極其盛而大光乎。

地道就人上說、言人之全乎地道者、至此為極  
盛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以陰而含陽、是有經綸濟世之美、而自  
韜晦、宜固守之、以待時者、然居下之上、進用有机、  
豈終于含藏者、時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不敢專  
成、而後必能終君之事、九君所倡之于先者、皆代  
終之于後也、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  
占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爻所謂含章可貞、非終隱其能也、乃待時而後發

耳，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以其知之光大，知之不可以越，知職之不可不盡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重陰是人之能收斂者，不中則又當閉藏之時，故其象占為括囊，言謹密，輔晦，如結囊之口然，如此則不敢任天下之事者，亦不敗天下之事，何咎之有，不能成天下之功者，亦不能享天下之名，何譽之有。

括囊者本心只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故

象傳只說无咎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云括囊无咎者以其能慎故不害也慎于為則无敗事慎于出則不辱身也

六五黄裳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位陰性順而五得中其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九一言一動恭政臨民之際无往而非中順无頗无僻不驕不亢所謂居尊而能下人者也如此則治化大行民心愛戴故其象為

黃裳其占當得大善而吉也。先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正所謂黃裳元吉者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之黃裳元吉，一言一動出政臨下之際，元非中順之所該，越其文可謂盛矣。然豈得之自外哉？此文也，乃在中者也。本之于中而暢之于外者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統夫陰，陰承夫陽，此定分也。上六則陰盛之極。

其勢必與陽爭，故為龍戰于野之象。夫陽既衰，而與陰之盛者爭，誠固必敗。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亦豈陰之利哉？故必兩敗俱傷，而其血或玄或黃也。此正堅水之禍。君子可不慎于履霜之時耶？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所以龍戰于野者，以陰之道，昔之所馴致者，至此極盛，故敢與陽戰也。若蚤制之，則无此禍矣。

用六利永貞。

六陰皆老，而用六則陰變而為陽。夫陰柔不能固

守今變而陽則剛以濟柔而能永貞矣故占者利于永永守此正道而不貳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何以能永貞也蓋易之理陽大而陰小在陰之小本不能固守今以陰之小而終為陽之大則其剛健之操足以有守而永貞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文言之中明坤卦者曰坤之彖辭所謂利牝馬之貞者何如哉夫坤之為道退然无為至柔也柔則

嫌于无力而不剛，然乾之施一至，即能翕受而敷施之。生成之机，沛乎莫遏，何其剛也。寂然无事，至靜也。靜則嫌于无別而不方，然其生物之德，陶鎔萬類，各有常形而不可移易，何其方也。至柔順也，至柔而動剛則順而健矣。至靜順也，至靜而德方，則順而健矣。此所謂化馬之貞也。

至柔至靜，其本體也。動剛德方，其教用也。皆一時事。

後得主而有常

坤以順而健為貞是以君子之安貞應地者後得  
而不敢先物主于利而不肯衡制非特一時為然  
而以為一定不易之常道也

時說多就坤說從蒙引主君子說

含萬物而化光

自坤之亨言之坤自資生而後萬物生意皆包含  
于內充積者甚裕也及其發達于外則形形色色  
无不暢遂其功化何光顯乎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吾觀夫坤之爲道，其天下之至順者乎？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一惟承乎天之所施，而時行之，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所以爲順也。

有公貞利亨元說者，本之雲峰胡氏蒙引破其說，今從蒙引。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者何也？天下事未有不

由漸積而成者，自人君道之興衰言之，積善之家，不持身受其福也，必有餘慶。及其子孫，積不善之家，不持身受其禍也，必有餘殃。及其子孫，此其常理也。又以變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由來者有漸，亦莫不由積而成也。善為君父者，當其初萌之時，而早辯之，則不至有弑逆之禍矣。惟其辯之不早，至于時勢既成，然後起而裁之，則禍立至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人當于其漸者而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六二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正也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也皆其固有而非外鑠者也君子常主敬以直其內以不失吾本然之正守義以方其外使協乎本然之義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能方外而不能直內皆孤也敬義並立則內外交養不偏于一善而德不孤不期大而大矣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則以體用全備无適不宜其于行

事坦然而无所疑惑也

彖引云直其正也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以下君  
敬以直內二句似君子體仁以下四句時謂  
多截<sup>一</sup>其正也二句為六二之成德君子以下  
為進德欠確當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之義蓋言陰之為道雖有才美但當含之而  
已不宜自炫也以此而從王之事即鞠躬盡瘁亦

弗敢有其成功也。所以然者何哉？地之道當如是也。妻之道當如是也。臣之道當如是也。夫地之為道，其于天无有專成，而但承天之施以代之有終耳。妻道臣道從可知矣。此其所以含章而无成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蓋言謹也。

六四何以言括囊？夫世運之盛，天地交感而變化。雖草木亦蕃，則賢人可知。及世運之衰，天地閉塞而不通，則賢人必隱。君子出處之隨乎時如此。易

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天地閉塞之時當謹避而不  
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美  
于事業美之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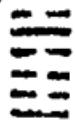
六五之取象于黃裳者何也君子中德渾然在內  
萬事萬理无不貫通而有以盡其大一事一物各  
有條理而有以極其微此所以取象於黃也五為  
尊位而順德所著乃溫恭接下平易近民而不以  
尊貴自居是身正人君之位而居在下之體此所

以取象於裳也夫此中順之德固有内外之分然  
合而言之惟中德之美充乎其中因而暢於四肢  
而動容周旋之間无非溫恭之度、美於事業而經  
世度務之際无非和平之化夫充積不厚不可言  
美、發越未盛亦未可言美之至今中德充於中而  
順德著於外如此誠美之至極而无以加者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上六之義何也陽大而陰小陽尊而陰卑何敢與  
陽敵上六陰盛之極其氣勢近似乎陽在陰必不  
肯安其分在陽亦有所難堪勢必至於戰時勢至  
此疑於无陽矣故爻詞稱龍焉以爲陽雖微陽之  
名分固有在也又以陰雖盛猶未離乎陰之類也  
故稱互焉以明其爲陰也陽與陰之名既正使天  
下曉然知大義之所在所以扶陽而抑陰也其曰  
玄黃何也夫玄黃者陰陽之相雜糅也天之色本  
玄而地之色本黃今兼舉之所以明其俱傷也惟

不辨之於早，故至此。君子可不思謹其微哉。

時說講天玄而地黃，以為明陰陽之定位，終不可得而清。只取便於取文，其寔非本旨。讀者酌從之。



坎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之為卦，內震外坎。乾坤之後，一索而得震，震為乾坤始交。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為險陷。此卦以震遇坎，是乾坤始交，而遇險陷，物之始生而

未通。其在世運正革昧之初。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之時。故其卦為屯。屯者營而未通之謂也。震以一陽在二陰之下。其德為動。震動在下。而坎險在上。是在險中而能動。不為所束縛者。人有此興衰機亂。摧陷廓清之才。自足以弘濟時艱。何屯之不可濟。故其占為元亨。然方在險中。必須從容觀變。未可見小欲速。而輕有所為。故利於守正而勿遽。有所往也。夫屯難之世。固宜立君以統治。卦之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其德又足以得人。而為

可君之人故利於衆建諸侯使各有統治以濟此  
屯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此是以卦之二體釋卦名義孔子說屯之為卦內  
卦震以一陽在二陰之下是剛柔始交外卦坎以  
一陽陷二陰之間是為難生天地之氣初交而尚  
有險陷是萬物初生而未能申如天地初闢而世  
難方殷者故名曰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卦辭何以曰元亨利貞夫震之德為動、坎之德為  
險、以震遇坎、是以奮發有為之才、而當艱難禍變  
之會、能動乎險中、而不為所困者、才足有為、故可  
以濟屯而大亨、然方在險中、未可輕有所為、故尤  
利在守正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辭又曰利建侯何也、震之象雷、坎之象雨、雷雨  
交作、充滿兩間、其象如天運雜亂晦冥、天下未定、  
名分未明之時、正宜立君以統治、而又當常存戒

懼以圖治而撥亂、未可遽以為已安寧也。

象曰：雲雷也。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而未成雨，是世運也。難之衆，故其卦為屯。君子當此之時，於以經之而治其大綱，綸之而理其條目，使未定者由此而定，未明者由此而明，也可濟矣。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總引其緒，如九事先正其大綱也；綸者隨其條理而合之，如九事理其節目，使彼此相宜也。皆借用字。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爻當屯之初，世難方殷，未可遽進之時也。以陽在下，陽雖有可進之資，而在下則无上進之勢。又居動體，本有欲進之志，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却无同德之助，故其志雖欲進以濟屯，却不得進，而有遲回却顧之象。然以陽居陽，居得其正，故其占又利安處于正，守道待時而不妄進也。初九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而為民所歸，君之象也。故占者能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象曰、人多以難進而躁動失正、初九雖磐桓難進、然其志則在于行、正有救人之心、而未常无守身之節、故曰利居貞也、其曰利建侯者、以其有超羣出類之才德、是貴也、却能下乎賤、其所念慮、所作為、皆安人利物之圖、舍己便人之事、如此則大得乎民心、而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也。

六二、屯如邇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與五為正應其君臣之分已定以  
其逼近于初為其所難而屯如遂不能遽合于五  
而遯如其所乘之馬東西布列而不得前夫此初  
爻之逼六二寔匪為寇而欲害之也欲為婚媾以  
厚我耳此人情所易曖而喪其守者六二乃能守  
正不許如女子之貞而不字于人直至十年之久  
數窮理極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乃字之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遯迴難進者以其來初九之剛為其所難

也十年乃字者、二五相應、本理之常向也、為初所難而失其常、今也、數窮理極、正應者合、而復其常也。

六

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内无濟屯之資、上无正應、外又无共濟之人、然其阴柔而不中正、必不可進、而躁于進、非惟不得遂其進、而反以取困、故為逐鹿而無虞人以為之導、惟陷于林中之象、君子而知進退之幾、不如舍而勿逐可也、若往逐而不

周易 卷之二  
舍則必至于羞容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爻詞所謂即鹿無虞者以躁進者心貪乎利而惟  
知從乎禽也君子則能舍之若往而不舍則羞容  
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居大臣之位有濟屯之責以其陰柔才弱不  
能上進以濟屯故有乘馬班如之象初九以陽剛  
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已即吾之婿媾也若能下

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屯而吉无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知已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是可謂明也已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是有才有德而且有位然當屯之時陷乎險中則國勢已危天命已去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能為援是輔相无人又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是人心已他有所

屬如此，則九五坎體之德澤，无由而布，為屯其膏之象。占者值此時勢，以處小事，无關成敗之大者，則守正猶可得吉。若處大事，欲大有作為，則雖守正而亦凶矣。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亦將若之何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所謂屯其膏者，以時勢已去，其德澤雖欲施，而未能光大，以及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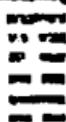
上六居屯之終、本有將濟之機、但陰柔無應、既无其才、又无其輔、人已兩不足恃、其何能濟、但見其進无所之、惟有憂懼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言當屯極而不能濟、則必至喪亡也、

程傳云、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按程子謨此言于屯卦之末、教人以學易之法、如屯是一事、六爻則各言其所以

處是屯者、然據各爻所取是一義、自他爻彼此  
相取又一義、有難以執一者、如屯初爻、是成卦  
之主、固處屯之最善者、自二爻視之、則為強鄰  
相逼、自五爻視之、則為新造之主、于義殊有未  
善、自四爻視之、則又為賢人之在下而可相輔  
者、他卦亦然、所謂不可為典要也、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利、貞。

蒙者、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坎下艮上、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其象為山、其德為止。今以坎遇艮、是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而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卦為蒙、文王繫之辭曰：人之蒙者、有亨道焉、愚可明、柔可強、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者何也？九二以剛居中、善於教蒙者也。其教人也、匪我往求童蒙、乃童蒙求我而後應之、是謂不枉教而蒙知所尊、人必竭其精、一如初筮之誠、而後告之。若其心不誠、而至再至三、是瀆也、瀆則不告矣。

是謂不輕教而人知所勉、善教如此。蒙所由以享也。然其所以教之者、又利於以正啟之、以當知當行之理、而異端曲學、不得入焉。此尤教者所當謹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之為卦、自其象言之、山下有險、以峻絕之處、而下有坎陷、人将手足莫措、是蒙昧之地也。自其德言之、內險而外止、存乎內者、隍杌而不安、見乎外者、又窒礙而不利、是蒙昧之意也。故其卦為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正聖功也。

卦辭云、蒙亨者、九二以能亨人之道而行、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既非无本之教、且其教人也、又得時  
之中、而適當其節焉、何以見之、以彖辭下文觀之、  
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六五之志、來應  
乎我、而後施教也、是以亨行于立教之始、而得時  
中也、所謂初筮告者、以其剛而得中、故教人有節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九二之意以為至再三而亦告之、則非但蒙之瀆我、而我亦瀆蒙、故不告也。是以亨行于施教之日、而得時中也。蒙之所以亨也、彖辭所謂利貞者、當其蒙時、而養之以正、則聖人之域、由此而馴致、是即作聖人之功也。養蒙者可不加之意乎。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而已矣。故養蒙以正。  
即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以涓涓之微壅于沙石未能遽達是之謂蒙君子知蒙之不可不養也果其行焉九理之體于身者勇往直前不敢以怠心乘之育其德焉理之得于心者優遊厭飫不敢以躁心乘之内外交養如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豈終於蒙乎

蒙引云果行育德只承蒙字言不必粘著山泉

又云果行育德有内外无先後

初六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是人之至愚暗者占者遇此當開

其蔽矯其偏、以疾其蒙、疾之之道當何如？陰柔、最下之質、非寬容優裕所能喻也。利用刑人以威之、使之知懲、然又不可一于嚴。又必脫其桎梏以寬之、觀其自新、若一循夫嚴之道、以往而不舍、則在彼既有所不堪、而吾之教亦有所不行矣、何吝如之。

彖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燕家之初、法有不正、則人情易玩、爻所謂利用刑人、所以整肅其坊範規矩、使之知畏、則吾教易入。

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是當教養之  
任者。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  
必，固當有所包容也。然爻之德剛而不過，又能有  
所包容者，故為包蒙之象。人无賢愚，皆受其益，其  
吉可知。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陽得陰助，家道  
有成，故其占亦吉。又以剛居下位，而任上扶蒙之  
事，不負所托，如子而任父之事，而克荷其家，故

周易 卷之二  
為子克家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如其占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爻所謂子克家者，不特二之才足以任也，亦以五  
能任用乎二。剛之與柔，情義相接，故二得以伸其  
才耳。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陰柔不中不正，錮蔽之甚，不可化誨者也。占者遇  
之，勿用取女，以此女見有金之夫，則不自有其身。  
而往從之，取之何所利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爻所謂勿用取女者以此女之行邪僻而不慎也

六四困蒙吝

蒙者全賴明者以巽六四之陰柔既速於上二之陽不得賢明之君予以近之又應初六之陰而无正應无所親之賢者以為之助則蒙无自而撫而困于蒙矣困于蒙則終於下愚之歸亦孰甚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寔也

陰待陽以撫其蒙今六四困於蒙而致吝以其獨

遠於陽剛之寔德，而不知親賢，其終于蒙也宜矣。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蒙之純一而不雜者也。有虛己之誠，而无自用之失，則賢者得以盡其啟沃之力，德性以明，治功以成，而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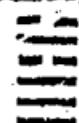
彖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得吉者，以其有純一不雜之順德，以巽而聽於人之開導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是治蒙過剛者，故為用威擊蒙之象。擊蒙雖非治蒙之善，亦顧所用何如。若用此剛治之法，而責蒙以未能知，未能行之事，是反為蒙之害而為寇也。何利之有？惟用威嚴以捍其外誘，而全其真純，雖過嚴密，乃所謂養蒙以正者，何利如之？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擊蒙之過嚴，而利用禦寇者，上施之則為養蒙之正，下受之則有作聖之功，上下各得其宜，而順故曰利也。



次  
上  
乾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以乾之剛，而遇坎之險。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以待。故卦名為需。文王見此卦九五坎體中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又坎水在前，而乾以剛健臨之，故係詞以示占者。說人於當需之時，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誠然者。非能需者也。必需而有孚，寔心以需，而无欲速之念，是真能以義命自安。

者利害計較之私、不得擾亂其胸中、其心之光明而亨通為何如、然所需之事、若又得乎正道、則事无不宜而得吉、即臨大難亦必得濟而利涉大川矣。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夫子釋之說卦名曰需、須待之義也、其所以為需者、坎在上、乾在下、是有險在其前也、九性之陰柔者、多有躁動之失、而乾以剛健臨之、則能從容靜俟、而不冒險以進、觀其處險之義、自當能濟而不

卷之二  
十一  
至於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詞所謂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何取哉、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而德備乎正中也、不徒有尊勢、而能正且中、則无苟且僥倖之事、又无欲速期望之私、而有孚光亨貞吉者、在是矣、其言利涉大川者、以其既有孚而且貞、則沉毅以觀變、慎密以謀幾、何險之不可出、是以往而有功也。

以字當作而字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惟待陰陽之和而自雨、需之象也、故為需、君子體此象、遇事之當需者、亦更无所作為、惟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而已。

飲食宴樂、只形容居易俟命之意、非真教人宴樂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九未近乎險、世變雖殷、而身在外、有需于郊

之象然忍其不能固守而中變也。九之陽剛，又有能恒其所之象，故戒占者利用始終一致，恒久而不變，則不降不辱，身名俱全，何咎之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爻所謂需于郊，言其超然事外，不冒險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言其安靜自守，若將終身不失其處，需之常道，故得无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九二漸近於坎，是需於沙之象，雖禍未有及身，而

不免小有言語之傷、然九二剛中者也、剛則有沉  
毅之操、中則有善處之術、終必出乎險而得吉矣、  
終吉以本爻之德言、占在言外、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告終也、

九二需于沙、漸近乎險矣、然有剛中之德、能以寬  
而居中、不急進也、故雖小有言、而究竟得吉也、

衍字貼剛字、中字、即本義剛中能需之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所處之地、既濱于險、

而又以遇剛不中趨之，其能免於害乎。故為需於泥，致寇至之象。其視初之无咎，二之終吉遠矣。

象曰：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之需于泥，言灾害即在外卦，與已甚相近也。其言致寇至者，以九三遇剛不中，而不能需寇，害之來，寔自我致之。使其能敬慎而不妄動，則雖需於泥而亦可以不敗也。豈可謂近險而无善全之術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火。

六四交坎體，已身入乎險矣。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需而不妄進，故終自險而出為出自六之象。古者若在險地而能如此，則險可出，而身可保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雖需於血，然有柔正之順德，而聽乎機會之自至，故終免乎險而出自六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需於尊位，九所當為之事，已无

不克畫至此惟安以待之不復更有作為有需於酒食之聚即所謂有孚而貞者也占者若能如是而貞則无需不獲而吉矣

貞吉為占者言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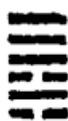
九五爻謂酒食貞吉者以其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中則无計較之私正則无僥倖之舉需之盡善者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居險極、无復可需。是已陷于險、為入於六之象。夫既陷于險、若无可為矣。所幸下應九三、初二、二陽、又三同類、相與需極并進、同欲出險。卒然與之相遭、為有六速之客三人来之象。上六陰柔必能虛己以順之、為敬之之象。如是、則終必得陽之助、可以出險而吉矣。占者若力无可為之时、猝遇其濟之人、而能順之、必賴其力以出险矣。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上六所以有不速之客、敬之终吉者、以陰居險極。

才與時左，固為不當位。然遇賢而能敬，終賴人以濟，雖不當位于需之道，尚未為大失也。

案引云：六爻吉凶，不全係於去險之遠近，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



坎下乾上

訟有孚惠心，愬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卦乾剛而坎險，自上下言之，則為上剛以凌其下，下險以伺其上。自一人言之，則為內險而外健，自彼已言之，則為此險而彼健，皆致爭辨之道，故

其卦為訟。文王以卦之九二，中蹇而无應，為有孚見室之象。坎為加憂，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得中，有惕而得中之象。上九遇剛，有終訟之象。九五中正，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有不利涉川之象。故係之詞曰：訟之為卦，蓋以有孚信之心，而見室于人，理直而受枉，因不得已而訟。既訟矣，將何道以處之？必心存忍懼，可止則止，而適得其中，則不終于室而吉矣。若求勝不已，而必欲究竟其訟，則禍特不測，而致凶矣。必往見中正之大人，以辨其

為詞、彼健又有敵我之勢而不屈、此皆致訟之道、故為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彖所謂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卦變自遯、剛來居二、而得下卦之中也、剛而得中、是善用其剛、而无恃、壯之過、故其訟能惕而得中也、所謂終凶者、以訟之一事、揚人之惡、增俗之偷、原非美德、以理言之、非君子之所宜成者也、所謂利見大人者、取九

五中正有大人之象是能聽訟者故言利見之也  
不利涉大川者以乾之剛蹇而履坎之險陷是自  
入于淵也

剛來而得中是言九自三來居二得下卦之中  
就爻位言惕中與本義懼而得中是言訟者可  
止而止得理之中就事體言二中字雖相因其  
所指則不同不可混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而水下其行相違是為訟象君子知訟之所

自起由于人情之相違故其作事也謀之于始必求當乎物理合乎人情而不至于相違則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告

初六陰柔本非終訟之資居下又无終訟之勢故為不終其所訟之象既不終訟其始也雖小有言語之傷以致訟其終必无訟而得吉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不永所事夫訟本不可長初六固未為失也

如母剛初雖小有言語之傷以致訟終必辨明而得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能裁度事理者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既知理之不當訟又見勢之不可訟故其象為不克訟乃歸而逃避以卑約自處其邑人僅三百戶能退讓不競如此斯免災患之道矣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所以不克訟歸逋竄者、蓋二本非五敵若不知退避、而自下訟上、則禍患之至、寔自取之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但享其平日之常分、而不與人爭、可謂能守正者、以其質弱、不免為人所侵、而有危厲、然能含忍不報、終必得吉、雖厲不能為害也、陰柔質弱、則短於有為之才、或出而從王之事、亦必无成功矣、

聚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之惟食舊德而從王事則无成者以其陰柔不當自主事必在上者主之于先而已從之乃得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有訟之象、章其居柔、故其象為能以理自制、不克訟而復就平正理、且變其好勝之心而安處於正、真能改過自新者、吉之道也

復即命以利言渝安貞以心言有內外无先後  
蒙引解初六之終吉九二之无眚六三之終吉

與此爻之吉俱作彖說不作占說以其為爻德所自具非以告占者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復即命渝安貞初有欲訟之失後乃能自新如此則立心行事皆返于无過而不失故曰吉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此爻若訟而有理則必得見如是之人以伸

其極達其情而得大吉矣。

訟者元吉非九五元吉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之所以元吉者以九五之中正故也中則聽不  
偏正則斷合理有孚而窒者遇之自然獲伸所以  
元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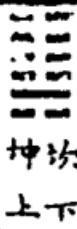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以剛居訟極是健訟而必欲取勝者故有時  
倅勝而或錫之鞶帶然以訟而得豈能安久雖售

欺于一時、是非曲直自當有辨、終朝之間而已、三  
褫之矣、終訟者亦何利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夫子說不必計其褫與否也、即其以訟而受此服、  
得不以道服之不稱甚矣、雖章服在身、亦不足敬  
也、况又終必褫之乎、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下坎上坤、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有

一  
三  
六  
二  
一  
王  
二  
十一  
寓兵于農之象、又九二以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為衆之象、六五以柔居尊、下應九二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為師、文王係之詞曰、人君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若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棄其衆、故用師者、必名義甚正、寔為伐罪取殘之舉、而又使老成之人、以將之、是真能帥師以正之人、則民悅而從戰、必勝、攻必取、而得吉矣、又何咎之有、用師之道如此、占者可知所遵矣、

大全朱子解吉无咎與无咎吉精確可玩本義  
解貞丈人不貼出九二來不知其說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孔子釋之曰、卦辭言師貞者何也、夫師者衆之義  
也、即伍兩卒旅之屬也、貞者、正之義也、言去暴而  
非為暴也、九二以一陽在下卦之中、上下五陰皆  
順而從之、是能倡率衆人而動必以正者、所謂仁  
義弔伐之師也、將能如此、則任將者天與人歸而  
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所謂丈人吉无咎者何也。自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而應六五，則是威而不暴，勇而有謀之人，且得君甚專委任甚重。自卦德言之，坎險而坤順，則是行兵凶戰危之險，而能御衆，有道合乎人心。此丈人之所以為丈人也。以此德而行師，雖供億之繁，犯難之危，不无害乎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而民皆悅而從之矣。如此則人和既得，三軍用

命有不戰而屈人兵者、其害可知、而窮兵黷武之  
咎亦以免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水寓于地、即兵寓于農之象、故為師、君  
子體之于平居无事之時、善其政教、庠其生聚、以  
容保其比閭州黨之民、即所以蓄聚其伍兩卒旅  
之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用之、不患于吾  
衆之不足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在卦之初爲師之始故周公教以出師之常  
道曰三軍之命係于將大將之權在于律九師之  
出必以律號令嚴明部伍整肅使坐作步伐之間  
次舍出入之際皆有常度所謂有制之兵此師之  
臧者也若不以律而否臧焉不惟不可以致勝且  
將以卒予敵而凶矣占者可不慎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爻言師出必當以律苟失律而否臧則必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是勇足克敵，而不徒恃其勇，威足制勝，而不純任其威者。以是德而在師中，則足以成平定之功，而无驕武之咎矣。二之德，固足為國家用，又上應于五，是為人君所信任，而委以閫外之重，錫之寵命，至再至三，威望隆而人心服，九二所由以有成功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三之在師中吉者，以其承人君之寵，有專征之權，故或有成功之吉也。王之寵九二，至于三錫命

者以其懷念萬邦不忍其危亂故寵任大將使之去其殘暴以安戢之也

六三 师或舆尸凶

以陰居陽則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以此而任行師之責不惟不足制勝其師或大敗而輿尸矣凶何如乎

象曰 师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而輿尸无功之大者也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不中，其才不足克敵，與六三類也。然居陰得正，明義理而識時勢，與六三殊矣。故為知其不勝，而左次以避之。象雖无戰勝之功，然能全師以退，可謂无咎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而曰无咎者，知難而退，本行師之常道。左次但不能克敵耳，未為失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或有敵

加于已為生民之害、乃不得已而應之為由、博郁  
禽侵暴之象、利于搏執而取之、景自彼生、端不在  
我、何咎之有、然任將尤貴得人、惟九二剛中、有才  
有德、所謂長子也、使之帥師可也、若復使弟子如  
三四者以參之、則長子之委任不專、動有所制、不  
免于與尸、雖有執言之正、而亦凶矣、占者可不知  
戒哉。

長子即丈人、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六五視之、則  
曰長子、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所以必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而行也  
使之帥師使得其當矣若夫弟子之與尸則是使  
之不當也與尸之凶非盡弟子之過而使之者之  
過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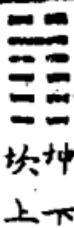
上六師之終順之極武功告成天下已定論功行  
賞之時也大君于是有賞功之命功之大者則命  
之開國而為諸侯功之小者則命之承家而為卿

大夫然師旅之興所用之人不一此封建之賞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夫小人雖有功但當優以金帛溥之祿秩不可用此占而使之開國承家也

朱子語錄云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典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又云勢不~~能~~不封他得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此說與本義異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開國承家之命，所以正其功之大小，使之各得其分也。又言小人勿用者，以小人而有國家，必驕恣殘暴而亂邦也。



坤下  
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卦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有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其卦為比。爻王係辭說：比之為卦，以親輔為義，筮者得此，當為人所親輔而吉。然人之比我，

比其德也必當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永長貞固之德、然後足以爲人所比、而无咎、不特近者悅之而已、其未比而不得所安者、亦將聞吾之德而來歸之、彼後至者、則此爻已固、彼來已晚、自失所比而得凶矣、可見人能盡比天下之道、而後爲人所比也

彖曰：比，吉也。匪輔也，下順從也。

孔子釋之曰：卦名爲比者，謂相親輔之義也。于卦何所取？蓋以九五居尊，而五陰從之，是在下者順

從乎上故名為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卦詞之言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也、以九五之剛而得中也、剛則不屈于欲、中則不倚于偏、故能體仁而為元、悠久而為永、守正而為貞、德足為人比如此、乃得无咎也、不寧方來者、以卦體上下五陰、皆與九五相應、是率土歸心、敷天、向德之象、故曰不寧方來也、後夫凶者、九五有如是之德、而尚有

執迷負固者是自外于德化其来比之道于是而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之與地比而无間故其卦為比先王觀此象于是有所以比天下之道焉以為天下至大一人不得而親之也乃建立公侯伯子男之萬國使為諸侯制為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則下情可以上達君恩可以下究不有以比天下而无間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爻是與人相比之始故告人以比之常道云九人之相比必中心誠信而不欺則于比之道為不失而无咎矣若其誠信之心自一念積之至于念念皆然充塞于中若物之盈缶焉則不特无咎而已且將有意外之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卦之初六有孚而盈缶者故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柔順中正，則其德先正也。故能比夫正所應者，顯比之君，則所比者又正如是而自我以比乎人，有相得之美，无失身之累。比之至正而得吉者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

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比之自内，而得正，則不自失而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而承乘應皆陰，是以暗昧邪僻之資，而在耳目之前者，舉非正人，自然入其流而

不自知矣。故爲比之匪人之象。其不言凶，凶不假言也。

系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而匪其人，所喪寔多，不亦可傷也乎？此言所以深警之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夫以柔居柔，是柔順得正者也。故能比夫正，所比者五，是顯比之主也。則所比者又正，明良相遇，一德相資，比之至正而得

吉者、占者如是、則正而善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六四、外比于九五之賢、蓋以五為人君、以臣事君、義无可逃、故往從之也、不特為慕德之誠、而且為尊君之義、所以為貞而得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九五以一陽居尊位、有中正之德、而為羣陰之所歸、是顯明其比、天下之道者、以公溥之心、為蕩平之治、未嘗棄其小仁、違道干譽、以求天下之比已。

也如王用三驅之法以取禽而失其前去者即色人亦不相誠備而求必得如是則不屑屑求天下之比而天下將无一人之不比告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告可知矣

本義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是言三驅之法如此不曾正解三驅字大全徐氏之說不通按周禮中冬教大閱虞人某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鼓人三鼓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又三鼓車驟徒趨及表

乃止又三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車三鼓徒三  
刺乃鼓退坐作如初遂以狩田既陳乃設驅逆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  
遂鼓行其疾徐疏數之節經雖无文當一如前  
每表一止故為三驅也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旆以為門刈草以為長闈  
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  
被驅而入者皆獲一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  
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缘乎一一相似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之吉，以五得陽之正，而居上卦之中，正則无私，中則不倚，是天德克備而有純王之心者，故見之政事者，皆公溥蕩平，而爲純王之治，是以顯比而吉也。所謂失前禽者，以王者之三驅，舍其逆而來者，取其順而去者，惟聽其去來，是以失前來向已之禽也。邑人不誠者，惟上之人大公无私如此，故羣下化之，亦去其偏私之心而不逐逐于

利是上之德有以化其偏而使中也。

時講不誠作不待告戒來歸說仍程說非本義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是无元永貞之德不足為人所比者將見衆畔親離不能久居人上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之不足居上而為无首者始雖居上其後則无所終也此不能比人者勢所必至也。

終